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九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表揚一

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鑒爲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唐書杜如晦傳

史稱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徐敬業起兵夫孽后臨朝羅織萬態卽狄仁傑輩尙誣以反況賓王倡義殺身欲加以罪甯足據乎且文人失意憤悱其常屈平懷沙賈生夭折後世咸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訾之

駱集十卷今存自疇昔書憤二章外無一鞅鞅語至忠孝氣誼浡鬱諸製作間有足異者詳見別條 少室山房筆叢

唐郗雲卿云賓王仕高宗至侍御史天后臨朝數上書諷諫得罪貶臨海丞遂與徐敬業起義廣陵然則賓王勁氣直節始終無毫髮可議自裴行儉惑眾於先魏元忠助桀於後致忠義之操久湮不白自是人間世一大缺陷余不得不明目張膽言之匪以同里故也 少室山房筆叢

方萬里云裴儉以富貴骨相取人而文以器識之說吾未見其能合於四子也賓王一檄氣蓋萬古雖敗何傷

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旨哉少室山房筆叢

萬歷戊子秋蘇君禹行部婺中余特為賓王上事云劉見故唐臨海縣丞義烏駱賓王勁氣高風瑰材絕行文詞冠代志業超羣挺生景龍垂拱之辰縣揭天寶開元之軌雕章繪句則露卷霞舒授簡揮毫則星流電掃揚盧遜其渾博沈宋範以馳驅逃榮上裴行儉之書陸沈靡悔潔己拒員半千之請壁立難攀至孝篤於平生孤忠竭於始仕微官奉母任武功簿而不辭直道事人謫臨海丞而愈奮値牝晨之司國三綱斁而九法淪偕勳

胄以勤王片檄呼而大衆集慨一抔之黃壤問六尺之遺孤歷數屠兄殺子之姦元兇褫魄亟發酖母欺君之惡巨猾寒心旣已首建義旗將裂渠魁於七廟不幸身膏逆刃尙飛靈爽於千秋偉哉國士無雙詎謂文人寡行膚史氏因循弗蒐羅於誼烈迺邦人寡陋迄罷享於蒸嘗誠萬古不白之沈冤實一代當興之鉅典伏惟褒錄遺忠闡揚大節亟修廢墜廣勵風猷俾乾坤壯氣昌明於崇正之朝海甸英魂振勵於右文之日云云以論賓王事附載此 少室山房筆叢

右尉立漢將紀信碑滎陽縣令孔祖舜立盧藏用篆并書紀公忠烈當爲漢室功臣第一乃漢祖帝業既成褒封缺典班史亦不爲立傳故其官閥世族概無可考至唐始立此碑然自來收集金石文字者皆未之及藏用初以終南捷徑得爲左拾遺終以私侍太平公主流嶺南其人品最爲汙下此碑作於長安二年碑末題署大周之號其視唐已爲弁髦矣尚何有於異代之忠烈哉予之錄此特以字畫足觀耳其辭蓋無取焉唐立漢將紀信碑金石存

鴻墀謹案舊唐書高宗本紀麟德二年東封泰山至原武以少牢祭漢將紀信墓贈驃騎大將軍此碑立於長安二年去麟德二年才三十七年乃云歷載數百莫能表之以本朝典禮恩澤竟不能知何也

右紀信碑陰紀孔府君樹碑刊頌之事并列丞尉等名以前碑字法審之亦盧藏用書也 唐紀信碑陰 金石存

鴻墀謹案碑陰載長安元年刊碑而碑出其事甚異謹錄其文於後

長安元年鄉人白孔府君請爲紀公建立碑表府君具狀申請而州寮以爲異代風烈令式無文且懼鄉人頭會抑而不達孔府君感激忠義拘牽下僚乃歎曰吾以不才忝茲邦

政至於激貪勵俗旌孝尙忠臣子之行教化之端也鄉人之請允有禮矣吾何以嘿擻至二年七月乃[illegible]滅私俸將斷石采山以旌忠烈會有耕者於紀公習側居人田中得一古石磨礱俱闕但無文字其螭首及兩側龍距文髣髴有子丹碑瀍生動之勢非近工所爲詢之故老莫究年代府君遊酈地主之傾樹之於墓刊勒斯須豈神明昭應有所感發哉何其幽顯之符會也鄉人奔走而觀者甚衆咸喜紀公有述幽石自彰闕以崇宇闕之成烈表至誠之必感夫滅俸以旌賢至淸也希古以砥節至忠也不然後世何以仰德而立名哉乃於碑陰刊紀斯巽

袁光學按沈佺期集有餞台州袁刺史入計序其畧云公四代衣冠一門忠鯁大才沉毅雅度溫良又云憑熊下歛建隼之台甘雨隨傳於往還仁風交扇於期月觀

此可爲良吏矣赤城志

贈太師光庭嘗爲重任能徇忠節忽隨化往空存遺事其子履陳誠到請朕作碑機務之繁是則未暇朝廷詞伯故以屬卿彼之行能卿之述作宛其鴻裁因茲不朽耳元宗賜張九齡敕

十賢贊舊志今存其七姚崇贊冉伯牛宋璟贊冉有源乾曜贊閔子騫韋杭贊子貢陸餘慶贊子路盧從愿贊子游裴漼贊子夏輿地碑記

勣禮字敬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祕

閣司經史籍多所刊定歷校書郎著作郎與兄師古相時俱以文學爲崇賢宏文館學士太宗使蕭鈞讚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幃終日德彰素里行成蘭室鶴鑰馳譽龍樓委質終著作郎生昭甫字周卿贈華州刺史眞卿表謝批答曰卿之乃祖嘗爲碩儒旣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二子元孫惟貞元孫字聿修聰銳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榜之歷太子舍人專掌令畫元宗讚之曰孔子亞聖魯國稱賢翰墨之妙莫之與先其餘支派繁衍不可具載於

戲吾祖以志行純粹感通神明貽謀子孫奕葉無改其後忠義孝悌文學才業布在青史粲然可知非夫德盛流光何能若是眞卿小子懼不克荷頃自撫州代到獲展舊山雖碑版沈淪而邱封儼在敢揚不朽之烈庶竭罔極之思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　顏魯公集

鴻墀謹案顏君碑作嘗和遊苑詩批云孔門稱哲宋室聞賢翰墨云捷莫之與先與此小異

飯伍員之女子姓史陳霆兩山墨談言吳越春秋瀨上擊綿女子發其飯漿與員投水死女子無姓氏徐天祜

亦無注今讀李太白貞女碑乃知女子史姓溧陽黃山里人淸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寵其自投時年三十矣自守未適唐時立祠其地云通雅

臣縉言中使王承華奉宣進旨令臣進亡兄故尚書右丞維文章恩命忽臨以驚以喜退因編錄又竊感傷臣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常持堅正秉操孤貞縱居要劇不忘淸靜實見時輩許以高流至於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乘興爲文未嘗廢筆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慮零落詩筆共成十卷今

且隨表奉進曲承天鑒下訪遺文魂而有知荷寵光於幽穸沒而不朽成大名於聖朝王縉進王維集表

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復恤其孤李華三賢論云潭昂之孫有古人風李華稱元德秀張友畧志如道德行如經術摭言

劉眘虛盛唐詩人之傑李華作三賢論論眘虛與元德秀蕭穎士曰劉名儒在京下常寢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謂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似書劉公每詣與談歎曰聞劉公淸言見皇王之理

矣又云元罷歸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於安康蕭歸葬先人殁於汝南無復下壽云眘虛學行蓋不僅詩人之冠冕惜不槩見於後世而所傳五言亦止十四篇新舊唐書皆不爲眘虛立傳與韋蘇州同一憾事眘虛字挺卿今亦無知者　漁洋詩話

畢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於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坰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

不書其事困學紀聞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僕考劉長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姦動履危機十年調護不處嫌疑國移大盜公隱虜圍忍受拘逼誓酬恩私果翻賊黨來赴京師天地載開君臣相逢獨持一心翊戴兩宮明畧戡難丹誠徇公輔國佞幸敢亂朝經潛申

讒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爲所傾倉卒之際播遷撫名東出昭邱南浮洞庭寄身滄江汎若浮萍水國生疾炎州促齡讀劉祭文則知華嘗佐儲宮調護甚至嘗陷虜圍全節而歸華之去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爲所傾如此史又謂貶華爲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且曰水國生疾炎州促齡疑華出爲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聞也野客叢書

唐肅宗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常不豫璵遣

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狠籍時有一巫美而艷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憸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鐍不啟震怒破鐍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輿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

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亟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作表尋謂振即震也爲政宜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爲表顯於此已亥者乾元二年璵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太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傳以爲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容齋四筆

王密大歷中刺史有惠政民到今思之李舟爲碑記竟失其傳公以大歷十四年自湖州刺史授越州刺史兼

浙東節度副使乃撰裴儆紀德之碣云余忝躡高蹤則必承崔殷之後碣文謂海裔難理裴公中庸清靜之德感人也深以公之稱裴如此其為政可知矣寶慶四明志

鴻墀謹案志載崔殷大歷八年刺史記董孝子祠

其為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為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旨以為景皇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為一代典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儆尚永清公主欲以他族主婚及時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為主當時稱之定呂諲盧奕

郭知運之謚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堅明按謚法曰博文多能曰憲獻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爲文章以輔教化是爲博聞位參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爲多能定宗廟之饗爲獻可正婚姻之主爲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議常州獨孤公謚議 權文公集

韓會昌黎人韓氏出晉穆侯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生尙書令安定折王茂茂生定州刺史安定康公玽玽生雅州都督晙晙生曹州司馬仁泰仁泰生桂州

刺史竇素竇素善化行江嶺間生子曰仲卿曰少卿曰雲卿曰紳卿而仲卿與李白杜甫遊自銅鞮尉補武昌縣令懲惡護善號古循吏李白爲作去思頌碑曰奕葉明德休有烈光歷鄱陽縣令終祕書郎少卿仕爲當塗縣丞感槩重諾死節尚義雲卿當肅宗代宗時文章冠天下四方求父祖之誌者盡歸之朝廷嘉其籌策號爲子房終禮部郎中紳卿文而能官爲揚州錄事面糾其帥崔圓之過終涇陽縣令會仲卿長子也當是時李華蕭穎士有文章重名會與其叔雲卿俱爲蕭李愛奬其

黨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並遊會慨然獨鄙其文格綺豔無道德之實首與梁肅變體爲古文章爲文衡一篇曰蓋情乘性而萬變生聖人知變之無齊必亂乃順上下以紀物爲君爲臣爲父爲子俾皆有經辯道德仁義禮智信以管其情以復其性此文所由作也故文之大者統三才理萬物其次敘損益助教化其次陳善惡備勸戒始伏羲盡孔門從斯道矣後之學者日離於本或浮或誕或僻或放甚者以靡以逾以蕩以溺其詞巧淫其音輕促噫啟姦導邪流風薄義斯

爲甚而漢魏以還君以之命臣父以之命子論其始則
經制之道老莊離之比諷之文屈宋離之紀述之體遷
固敗之學者知文章之在道德五常知文章之作以君
臣父子簡而不華婉而無爲夫如是則聖人之情可思
而漸也永泰中去率崔造盧東美張正則居上元及江
淮間好言當世事自謂有王佐材以道德文學伏一世
大夫士謂之四夔以其道與皐夔侔或云夔嘗爲相四
人者身在隱約天下許以爲相故云浙西觀察使李栖
筠薦累遷起居舍人善清言能歌嘯名譽旣重故多謗

貶韶州卒弟愈三歲而孤養於會學自會發之隨貶
南且死顧言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期後會妻鄭氏卒
愈衰服報之愈臨終處妻子之語猶曰伯兄德行高曉
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愈疎愚食不擇禁忌
位爲貳卿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其
心不忘如此子老成百川孫湘贊曰道爲人師行爲世
表者淵源從來非一二世而已唐興諸儒世家皆本北
朝韓氏文字之祥開跡鍾慶久矣旣七世至會而備愈
曰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觀文衡之

作益知愈本六經尊皇極斥異端節百家之美而自爲
時法立道雄剛事君孤峭甚矣其似會也孟子學於子
思而道過之聖人不失其傳者子思也會兄弟師授偉
矣王銍韓會傳　韓子年譜

鴻墀謹案韓會文衡一篇僅見此處故全載之

傳曰張九齡爲荊州辟置於府幕開元末病疽背卒後
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碑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
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邱隴頽沒永
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

動而今外迫量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諴謂賢者不可斥其名更曰孟亭 唐詩紀事

近得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石本於今太守臨川王公汝績記前後刻孫沖何亮序書多論樊記之失偶記舊收元人文集中有是記句解檢得之則灤陽趙仁舉辯疑附其後復深辯孫何之說非是余既未得親考絳之

遺蹟與樊記合否但以趙說槪之恐今石本中尚有舛誤賢太守更能參互考正幷句解刻之則千載奇文晦而復顯亦可備絳郡遺事之一端他亦不足深辯云（薛文清集）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麴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錢伸仲大夫借書正得信陵遺集財有詩三十

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正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爲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詳味此言其爲政無愧於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鄉貢進士姚輦以其文示縣令蕭縝縝輟俸買石刊之樂天十詩作於正元元和之際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唐書藝文志但記詩一卷略無它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木俱腐乾道二年歷陽陸同爲望江令得其詩於汝陰王廉

清為刊板而致之郡庠但無祈雨文也容齋五筆

逢甄濟子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愈答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新唐書甄濟傳

九月五日愈頓首徵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為喑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孫

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蹟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答元侍御書 昌黎文集

與微之書云濟逢父子自吾人發唐史云甄濟不汚祿山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爲陝西襄陽叅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堧也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子逢耕宜城墅自力讀書以父名不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荆南節度袁滋表濟節行有詔贈祕書少監郎公所云追爵其父第四品者甄氏居宜城見宜城驛記韓子年譜

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世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世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二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冑並配享於孔聖廟

堂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死反不得在二十二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享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請韓文公配享太學書　皮子文藪

後漢三賢贊王充作養性王符著潛夫仲長統著昌言皆傷其不顯於世而贊之黃氏日抄讀韓

予友彭城陳傳道師仲少時嘗藁具韓文公歷官出處之槩凡傳不載而見於他書者將一二以記比出舊藁示

尋尋疑未廣因補次其遺十增七八其所考訂微言小節纖悉畢具蓋得於文公之文者爲多至其論辯是非與夫坎壈之致則著之尤詳蓋古之賢士信道堅篤其出身從仕下不爲卑賤之所詘塞既貴不爲高官厚祿之所誘制而唯辯不苟已事不苟隨雖關摧節沮而終不撓者如文公可得見耶故樂記其事而傳之若木傳所載此則畧云崇甯元年八月一日信安程俱致道敘

韓文公歷官記

昌黎作平淮西碑既已登諸石憲宗惑於讒言詔斲其

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在當時莫能別其文之高下也及東坡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公論始定然李義山與昌黎相去不遠其讀淮西碑長篇至五十餘句稱贊備盡則是非不待百年而已定矣歸田詩話

鴻墀謹案王士正帶經堂詩話引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題詩云云或云江鄰幾或云張文潛此詩因東坡而作特以退之淮西事爲譬非元和間人作也

孟州濟源縣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碑唐元和中縣令崔浹所立歲月既久湮沒爲民井甃政和三年縣尉宋翬巡警至其地洗濯視之曰此至寶也村民愚以爲眞有寶伺宋去碎之無所獲棄於道上高密人孟溫舒爲令聞之舁歸縣龕於出治堂中出治堂者元祐中宰傅君俞所建秦少游作記且書之刻石崇甯時爲觀望者礲去溫舒得舊本於民間再刊之但隱其姓名亦好事君子也 夷堅志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九終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表揚二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懽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嶮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斁彝倫邪予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容齋隨筆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朴散俗壞樂潰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不可登於偉望乃求師傅延英茂終日迫於用不欲子卻客俄而車蓋戢止饘饋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進計畫始成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旣止鬒髮雲散怡然無吝嗟之色儼若待賓之具上恐不足以顯恭下未可謂訓子顧其母激忿塡膺寸晷是學不迫於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大喪其俗已亂故婦人賢者得

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獨明當時爲人之父爲人之
母覩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
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謂子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
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哉銘曰髮也者爲養之具賓也
者致敬之英苟非異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
之母安可繼乎齊英宗儀因讀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
集見陶母碑不覺淚數行下謹錄於此庶亦可以自懼
也輟耕錄

鴻墀謹案皇甫持正集無此文故備錄之

杜牧云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孟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夫子賢過堯舜遠矣韓所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得共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社稷壇而不屋豈如孔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禮如親弟子然則夫子之德之尊韓孟子言詳矣絳州新修至聖文宣王廟碑記　文潞公集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

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耳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

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

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粹

呂衡州温祖廷父謂俱有盛名重任而呂氏家風先世碑記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信詞儆文學之荒墜也南部新書

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因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

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柳河東集

京兆尹宏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爲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爲之傳長沙謝楚爲行狀博陵崔行儉爲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宏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子爲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無姓和尚碑陰

記柳

河東集

昔吳武陵奉其先人文集屬序於柳柳州旣亟稱之且謂古之太史必求民風陳詩以獻於法宮近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余謂吳君之詩雖不得獻於法宮有柳州以題其簡首其爲昭且薦也多矣東皐子 恥堂存稿

東詩序

太山諫卿受氣端勁爲文雅拔由進士尉陽羨安定公愛其道直延爲從事是時鄙夫次受辟書故得與諫卿遊處最密常記其撰南鎭碣彩章輝煥物象飛動當貞

元之丁丑也迨元和甲午簡自給事中蒙恩授浙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使薦遊此地歲十八返矣尋奉御祝有事於鎭求當時之碣則未樹立因訪太山之故吏乃得舊本爰徵樂石磨琢鐫刻流芳自此孟簡建南鎭碣記

庚申詔君天下者莫尙乎崇澹泊子困窮遵道以端本推誠而逹下故聖祖之誡以慈儉爲寶大易明訓垂簡易之文未有上約而下不豐欲寡而求不給朕以眇薄遭逢內難刷君父之仇耻攄億兆之哀寃而股肱大臣羣卿庶士引義抗請至於再三以圖宗社之安以答中

外之望俯從衆欲夙夜震兢思所以克己復禮修政安
民宵興旰食勞慮夫儉過則酌之以禮文勝則矯
之以質庶乎俗登太古道洽生靈儀刑家邦以化天下
内庭宮人非職掌者放三千人任從所適長春宮觔斗
諸物依前戸部收掌鄠縣渼陂鳳翔府駱谷地還府縣
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幷總監諸色職掌内冗員
者共一千二百七十八人並宜停廢總監中一百二十四
人先屬諸軍並各歸本司餘七百三人勒納牒身放歸
本管先供教坊衣糧一百分廂家及諸司新加衣糧三

千分並宜停給五方鷹鷂並解放今年新宣附食度支衣糧小兒一百人並停給別詔宣索纂組雕鏤不在常貢內者並停度支鹽鐵戶部及州府百司應供官禁年支一物以上並準貞元額爲定先造供禁中牀榻以金筐瑟瑟寶鈿者悉宜停造東頭御馬坊毬場宜却還龍武軍其殿及亭子所司毀拆餘舍賜本軍應行從處張陳不得用花蠟結綵華飾今年以來諸道所進音聲女人各賜束帛放還城外墳墓先有開劃以備行幸處宜曉示百姓任其修塞其大逆魁首蘇佐明等二十八人

並以處斬宗族籍沒妖僧惟貞道士趙歸眞等或假於
卜筮或託以醫方疑衆挾邪已從流竄其情非奸惡迹
涉詿誤者一切不問兇徒既殄寰宇佇康載舉令猷用
宏庶績布告中外知朕意焉按文宗年十八以寶歷二
年十二月乙巳卽位距下此詔十六日爾舊史稱帝在
藩邸知兩朝之積弊此時釐革並出宸衷士民相慶喜
理道之復興矣其聰明恭儉自然合道蓋非秦漢以後
繼世之君所能及況行其所言始終不變則雖秦漢以
前猶難之新史用春秋法減省文字此詔遂遺落不得

具可惜也（習學記言）

公綽在太原致書於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唐書柳公權傳）

太和五年春三月兖海節度副使李員外虞致本府書幣修好於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讌籍及序二首見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爲之考尋圖牒詢訪耆老自五六日至於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渦泊依稀彷彿者從天寶十二載而下及

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郢嘗與五太守會集讌遊之所形於文字囧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求縱不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爲此州故事悲夫恩澤之外四紀有餘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鬬爲務則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髭髻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爲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於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令狐楚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李義山樊南四六集載爲鄭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

廷臣王涯等或久服顯榮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未可與權敷奏之時已彰虛僞伏藏之際又涉震驚云云當北司憤怒不平至誣殺宰相勢猶未已文宗但爲涯等流涕而不敢辨義山之表謂徒思改作未可與權獨明其反狀亦難矣（聞見後錄）

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

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於碑陰云（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樊川文集）

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順帝施設如神納諫若轉丸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寢年穀豐登而猶念切疲人及於循吏緬章丹已效之績慰江西去思之心特與彰揚創爲碑記是宜使內直學士西掖辭臣振發雄文流傳後代至於臣者最爲鄙陋明命忽臨牢讓無路俯仰慙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學但首敘元和中

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爲治之功事必直書辭無華飾所冀適備一建百姓皆覩事事彰明人人曉會但牽誠樸不近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覊翼報非次之拔擢宜裂肝腸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樊川文集

右今月十八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令臣領江西觀察使紇干衆所寄撰韋丹遺愛碑文人事絲絹三百疋者恩隨幸至榮與利并抃躍慙惶罔知所措伏惟皇帝陛下皇天縱聖赫日資明大獎功勞不計存沒舉韋丹江西之績特令微臣撰碑墮淚之思豈慙羊祜黃絹之妙

實愧蔡邕今者更蒙恩私廣受縑帛捧戴兢惕無地容身謝許受江西送撰韋丹碑縑絹等狀 樊川文集

杜牧之才氣其唐長慶以後第一人耶讀其詩古文詞感時憤世殆與漢長沙太傅相上下然長沙生際熙時特爲廟堂作憂盛危明之言以警惰窳牧之正丁晚季故其語益蒿目搥胸不能自已而其不善用其才亦畧同牧之世家公相少負高名其於進取本易不幸以牛僧孺之知遂爲李衞公所不喜核而論之當時之黨於牛者盡小人也而獨有牧之之磊落李給事中敏之伉

道則雖受知於牛而不可謂之牛之黨衞公不能別白用之槪使沈埋此其褊心無所逃於識者之責備而其勛名之不得究竟至有朱崖之行亦未嘗不由此然在牧之則不可謂非急售其才而不善其用者也衞公討澤潞牧之上方畧衞公頗用其言功成而賞弗之及衞公誠過矣然古之人有成非常之功裂圭封之而飄然辭去者牧之獨弗聞耶亦何用是怏怏爲也杜牧之論

鮚埼亭集外編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

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剌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婉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睹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爲證正與陳工部義同北夢瑣言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政不居最課考滿剌史皇甫

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録也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嘗冀中也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知古最官至青刺大唐新語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畧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必

亦乎經史爲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畧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惟韓愈焉蹴及楊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荀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典禮未爲備也北夢瑣言

荀卿深於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賓羣寓於

鄠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論薦之於朝（唐書韋夏卿傳）

䛒光論書法猶釋氏心印發於心源成於了悟非口手可傳此誠知書者然當時名稱如此而獨不聞於後世筆跡絶少傳者豈唐人能書者多如光輩湮沒無聞不知幾何人耶觀諸公稱譽之言蓋非尋常僧流也（題送䛒光序　魏公題跋）

明清每閲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乎士大夫處昬庸之世不幸罹此後來無人別白可恨近觀續皇王寶運錄云僖宗光啟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相

王涯以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冤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霈沛澤用慰泉扃並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銜冤之魂亦伸眉於九原矣惜乎劉昫宋景文歐陽文忠不見此書載之於新舊唐史殊爲闕文如褒贈常濬孟昭圖二人之文亦其時已見之洪景盧容齋三筆不復重錄（玉照新志）

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

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便以特敕顯示優恩俾使已往冤人皆霑聖澤後來學者更勵文風

乞追賜李賀皇甫松等進士及第奏　浣花集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爲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入西畿屯盩厔而賊勢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卽西畿其曰吏部行

在之印者卽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卽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爲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異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耶抑且以將卑師少而畧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馮君又能爲之領率人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爲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余且言君之後散 居劍

邵之間爲三大族子孫甚眾衣冠不絕寻以爲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爲記其本末云

跋馮君家藏唐誥　晦庵題跋

全事　卷之四十終